

【大犬巷之章】

江陽位於北夏的邊境，曾是滄浪江北岸的繁華重鎮，在歷經百年戰禍以後卻落得現今一片頽垣敗瓦的景象。

此地似乎不該是身為南夏人的秦瑾和董沐微出沒的地方。

「瑾哥哥，我們可以走了嗎？」

穿著華美的千金小姐與周遭的簡陋形成強烈的對比，不斷用繡花鞋踢著泥地揚起沙石的少女對別人投向自己的目光毫不在意，不停撇著嘴詢問慢悠悠地替老人診脈的男子。

對一臉不耐煩的女孩回了一個安撫的微笑，秦瑾輕聲說：「阿琬，再耐心等待一會兒，好嗎？」

他也沒想到會在藥舖對帳時遇到前來求醫的窮困老人，更沒想到一時心軟就跟著對方來到大犬巷替老人的妻子治病。

「大娘的病沒大礙，好好休養一段時間便會痊癒。」他收回診脈的手和軟墊，溫聲說道，「老丈不必太過於憂心。」

留下些藥物並向老人家交代了幾句調養的方法，秦瑾轉過頭看向敞開的木門外，「我們可以走了，阿——」

「阿琬？」

少了氣鼓鼓的粉色身影的街道讓男子慌忙與兩位老人道別，站起來跑到外面。

明明是在這裡很顯目的存在，現在卻四下看不見那嬌小的人。

大犬巷以蜿蜒聞名四方，尋常人在巷子中走動都很容易丟失方向，何況是方向感不足、走路不注意周遭環境的女孩，更是肯定找不到回去的路。

平日那張淡笑的臉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掩蓋不住的焦慮，一身高明的輕功在狹窄的巷子施展起來，讓路過的行人一不留神就彷然只看得見一道殘影。

在另一邊，等得實在不耐煩的董沐微正不自覺地在大犬巷內左轉右拐，想要回到大街卻沒發現將自己帶到更深入的地方。

「……這裡是哪裡？」她左右望著陌生的路，後知後覺地發現自己迷路了。

步搖的吊飾在頭的搖動中產生「叮叮嚕嚕」的聲響，手上的寶石鐲子在正午的陽光下散發著耀眼的光芒，女孩因為喜愛而配戴的閃亮飾物誘惑著貪婪盜賊的雙手，危機漸漸靠近毫無知覺的她。

「噲——小姑娘穿得花枝招展的在大犬巷裡走動，不怕招來偷兒光顧？」

聞聲回頭一看，只見樹蔭下有一個坐姿豪邁的女性，令董沐微感到訝異的是對方身上衣物的布料竟少得離奇，一雙臂膀、長腿，甚至是身體、包括豐滿的胸部全都顯露在人前，「這位姐姐，姑娘家穿成這樣才不好吧——」

即使這趟在秦家二哥邀請下一同出門的路上，已經因為管不住嘴巴惹來數不清的麻煩，害得身為未婚夫婿的秦瑾不得不不停歇地為自己收拾麻煩，董沐微還是學不會怎樣好好講話，「你是沒錢買不起布料做衣裳嗎？」

「哈哈——」也不知道對方究竟是否氣極反笑，反正女性在聽到董沐微的話後，仰頭豪爽的大笑，「肯定沒有小姑娘這麼富裕，連被人盯上也不管不顧了。」

「你是迷路了吧？這邊的路都彎彎曲曲的，我沒見過幾個新來的能搞清楚方向。」她說，有些過度熱心地靠近女孩，拍了拍她的肩膀，「讓姐姐我帶你去大犬公廟看看吧！」

在往小廟的路上，從女性的口中，董沐微得知對方為蹉跎世的弟子，名曰尚木。

對董沐微來說，這大概解釋了她穿著的原因。

而她告訴尚木自己姓董名沐微，一不小心與同行的同伴失散了。

「我想到大太公廟那邊就能跟瑾哥哥會合吧！」她說，語氣帶著入世未深的天真，「再不然我也可以玩完自己回去萱草堂。」

也許是董沐微太幸運了，也或許是秦瑾足夠了解未婚妻，在二人到達大太公廟以後，少女的確在那裡重遇氣喘吁吁的秦瑾。

「阿琬！你跑去哪兒——這位是？」

看到毫髮無損的董沐微，秦瑾首先明顯地鬆了一口氣，按照阿琬愛湊熱鬧的性子，往人多聚集的地方找總是沒錯的。

然後放下心來的他就注意到女孩身旁的陌生人。

他鄉與認識的人重逢讓人特別的愉悅，興奮地喊了聲瑾哥哥，她對他介紹道：「這位是尚木姐姐，剛剛多虧她帶我來這裡，不然我可能還待在那個鬼巷子裡呢！」

「在下岐嶺莊秦子瑜，謝謝尚木姑娘的帶路。」秦瑾露出落落大方的淡笑，抱拳致謝。

尚木對待秦瑾倒是沒有像對董沐微一般熱度，她只是微微點頭，保持著一種觀察的態度。

一陣小孩的哭泣聲打破了有點怪異的場面，三人不約而同地往哭聲的方向望過去。

——那是一對小兄妹所發出的泣聲。

心腸軟的岐嶺醫者走到兩人面前彎腰詢問，才知道他們兄妹倆本來在江畔捕捉野雁，想要帶回來給母親補補身子，豈料燒烤的香氣竟招來餓犬。

他們的娘親為了拯救他們上前驅趕野狗而被咬傷腿腳，不良於行卻又因為缺少藥物難以痊癒。

「阿琬，我們幫助他們好嗎？」

青年望向露出同情眼神的少女，拍了拍她的頭問。

「尚木姐姐，這次又麻煩你了。」

站在江邊，董沐微對擲著石頭攻擊雁群的女性說。

瑾哥哥需要待在廟前那邊為腿傷已經感染潰爛的黎娘子治理傷口，於是她就自告奮勇說自己可以去替他們獵一兩隻野雁回來，沒想到尚木姐姐也跟過來，還主動拾了顆石子往雁子的方向丟。

「我們長老都開口了，而且那些惡犬實在猖狂了。」上前撿起一隻被打中的雁，尚木說。

投去的圓石在半路掉落，被撲通一聲驚到的鳥兒拍翼而去，僅留下幾片羽毛，董沐微懊惱的跺腳，想了想問：「長老是指剛才那個突然跑出來講話、說甚麼誰能幫助那家人必會重答的大叔？」

「對啊！」說著尚木忽然盯著旁邊的草叢，立馬抓起一柄竹棍戒備，「來了！」

從四方草叢冒出來的餓犬流著口水發出低吼，威脅人類把鮮美的肉食交出來。

笑得無比自信，董沐微拿出一支掛著紅絡子的竹笛，「捕雁我幫不上忙，這些狗就讓我來解決吧！」

悠揚的笛聲響起，清脆而柔和，縱然曲子不怎麼美妙卻隱隱蘊藏著力量，與悄然隨風飄去的迷迭散相輔相成。直到笛曲終結，尚木才恍然回過神來，四周野犬竟在如此平靜優雅的樂聲中倒地不起，「你是夢華宮的？」

在她的印象中，似乎就只有夢華宮人有這樣的本事。

帶著捕捉到的野雁，她們回到了大太公廟前，黎娘子腳上的傷口已經處理好包裹在白布下，秦瑾用專注地控制砂鍋下的火力煎藥，餘光瞥見女孩的身影也只是微微點了點頭示意。

火光映著青年不出眾的臉龐，淡淡的笑容掛在唇邊，好像熱力與蒸氣對他來說並不是一種煎熬，而是享受一般——

「之後還需要持續一段時日的服藥，另外傷口緊記每天都要換藥。」遞上剛熬好的藥，他仔細地叮嚀道，「有需要的話，你可以去江陽城內的萱草堂，我會吩咐掌櫃準備好藥的，在你傷好前記得腿要好好休養，切不能碰到水。」

在小兄妹倆的感謝相送中，兩人抱著兩隻長老送贈的乞兒雁踏出使人迷失的巷子，終於回到只有他跟她的狀態。

「咦——」女孩高聲叫了一聲。

「怎麼了？」青年關心地看著她。

董沐微扁扁嘴說：「荷包掉了……」一臉可惜地看著攤子上的糕點，她扯了扯秦瑾的衣袖，「瑾哥哥，我想買點心。」

秦瑾無奈地搖搖頭，掏出十文錢和一塊碎銀給女孩，「是掉了還是被偷了？剛才我們可是在蹉跎世的大本營內。」

「被偷了也沒關係吧！」蹦蹦跳跳地向攤販買了一包用油紙包著的涼糕，董沐微無所謂地聳聳肩，「反正裡面就只有幾文錢，要真的話我覺得這小賊笨笨的，偷個吊飾也比荷包值錢。」

「你啊——」

遠處還在大犬巷裡的尚木——海棠拋了拋手上的粉色荷包，突然打了個噴嚏。